

學 步 集

白 寿 彝 著



學步集

白壽彝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六一年·北京

学 步 集

白寿彝 著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56 號

中国工业出版社第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開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9 \frac{1}{2}$ · 插頁 2 · 字數 218,000

1962 年 1 月第 1 版

196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4,000 定價 (六) 1.10 元

統一書號 11032·281

題 記

这个集子选集了我在解放以来所写的十二篇文章，其中包括民族史方面的文章四篇、手工业史方面的两篇、史学遗产方面的三篇、历史教学方面的一篇、史学批判方面的两篇。这里，有不少篇是经同志们协助写成的。侯外庐同志对我的帮助特别多，他从资料到理论，都提过不少的宝贵意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些同志，曾帮助我搜集资料并参加意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毓铨同志还跟我合作写了一篇文章。有关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和业务单位的同志们，对于这些文章的写作，也分别有所指教并起了催促的作用。这些年，文章没有写了几篇，烦扰到的同志可不少。我借这个机会谢谢大家。

在全国解放的时候，我已在大学里教了十几年历史，但一直没有对任何专门史或断代史进行过什么研究，根本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解放后，我在党的教育、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初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处理历史问题，每前进一步都感到很大的困难，都必须付出不少的劳动和斗争。十二年了，衷心有掩盖不了的喜悦，好像在历史科学领域里毕竟由一个完全不能举步的人而逐渐能学着试步了。如何能使自己的脚步一天比一天地硬朗起来，这还有待于不断的苦学苦练。现在出版这个集子，想通过它而得到同志们更多的教益。如果因此而对于目前史学界的齐放和争鸣

也有点用处,那就更好了。

集子里的文章,有些曾作了删增或修改,基本上还保留了原来的面貌。

白 寿 彝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
巴黎公社九十周年紀念。

目 次

論历史上祖国国土問題的处理	1
〔附录〕讀《論历史上祖国国土問題的处理》	
以后 (蕭超然)	4
論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	
結合	10
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傳統友誼	15
关于回族史的几个問題	21
說秦汉到明末官手工业和封建制度的	
关系 (白寿彝、王毓銓)	35
明代矿业的发展	74
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	115
談史学遗产	129
刘知幾的史学	155
馬端臨的史学思想	210
胡适对待祖国历史的奴才思想	253
錢穆和考据学	271

論历史上祖国国土問題的处理

我們本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因为历史科学的基础不够,存在着許多基本的待解決的問題,甚至是需要發現的問題。其中有一个急需提出来的,是我們在本国史上怎样处理祖国国土的問題。这就是說,在本国史的范围里,要以哪些土地上所发生的历史为限,要以哪些土地上所发生的人类的活动为限?這個問題,是我們搞本国史的历史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的。我們祖国的历史,无疑地,要以国土的存在为一个构成条件,并且是一个必要的构成条件。如果把历史上的国土問題弄不清楚,便很容易犯錯誤,有时把別人的历史算作自己的历史,有时却又把自己的历史写在別人的賬上。

一直到現在,我們历史工作者对这个問題的处理,似乎都还在历代皇朝的疆域里兜圈子。这种处理的具体表现,是把殷周史限制在黃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制在黃河长江两大流域,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要說得是如何地統一和恢廓,把元的版图要組成跨欧亚两洲……等等。就殷周史說殷周史,就春秋战国史說春秋战国史,就秦汉隋唐的版图說秦汉隋唐的版图,这都是对的。但如果站在新中国人民的立場上說,这种处理是不合于今天的人民需要的。今天中国人民需要知道的是:在今天祖国的国土上,过去是出現过怎样的历史,并且是怎样由过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的情况。各代皇朝疆域范围内的历史,有些是可以不必放在本国史內来說的,如蒙古貴族在西域所建立的四大汗国之類,因为这些史迹可能

是不和我們今天的祖国国土发生密切的联系。但有时，皇朝疆域外的土地上的先民活动却是要說的，如西北西南各地的少数民族的史迹之类，因为这些是和我們今天的祖国国土有密切的联系。

为了說得更清楚，我們不妨說，对于本国史上祖国国土的处理，是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統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縮。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这两种不同的办法，显然表示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第一，前一个办法显然还受着傳統的历史观点的支配，就是还受着皇朝历史观点的支配。尽管我們在本国史的工作中，主观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場，并且事实上也已經站在人民的立場，但如果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問題，那末，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从旧的非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立場上得到解放。这和后一个办法是不同的，后一个办法是已經完全摆脱了旧的观点，完全从旧的立場上得到解放了。

第二，前一个办法很容易引导我們的历史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因为在这个办法处理下的地理条件，很容易限制了本国史的内容，要使它成为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汉族統治者的历史，要在“汉族”或“汉族統治者”和“中国”之間划上等号。后一个办法采用的結果，却恰恰相反。它可能使本国史有丰富的内容，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可能使本国史告訴我們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

第三，前一个办法可能引导我們把本国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孤立地看，不能把历史和我們現在的社会生活結合起来。后一个

办法，恰巧相反，是要求我們从了解現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去研究历史的。

从这三点來說，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問題，是錯誤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問題，是正确的办法。我們應該消灭前一个办法。我們應該建立后一个办法。

于此，或許有人要問：我們是不是要否认历代皇朝疆域的存在呢？不是的。历代皇朝疆域的存在是事实，我們不只不必否认它們，并且不應該否认它們。如果我們有篇幅或者有时间，对于历代皇朝疆域，还是可以适当地提出来的。这和我们采取的处理历史上国土問題的办法，并不冲突。

另外，也許还有人要問：我們是不是不再需要指出本国史上的国内各民族的斗争，以及在这些斗争中所涌现的民族英雄呢？也不是，不是不需要的。国内各民族斗争的历史，是本国史的重要内容的一部分，是今天的民族大家庭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阶段。我們不知道过去的这些事情，就不知道今天的民族大家庭的可愛。我們不知道过去的这些事情，就不知道今天的民族大家庭的偉大。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不要把汉族本身的利益作正义的惟一标准，也要把别的民族的利益算在里面。第二，要把民族斗争的性质弄清楚。在反压迫的民族方面，人民所受的迫害往往比統治階級所受的迫害还大，因而在对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人民的斗争性也比統治階級的斗争性强。但在压迫别人的民族方面，实质上是这个民族的統治階級在压迫别人，不惟对于别的民族的人民是一种迫害，对于本民族的人民也是一种迫害。对于民族英雄，我們是要发揚的，这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不过我們也要注意：第一，我們不要只表揚汉族的民族英雄，我們要表揚各民族的民族英雄。汉

族以外的民族，也是各有自己的民族英雄的。第二，不要弄錯，把压迫別人的有名人物，也說成英雄。只有在正义的行为上，發揮了英雄的气概的，才是英雄。像这样地对于民族斗争和民族英雄的处理，对于我们所要采取的处理历史上国土问题的办法，也并不冲突。

我对于处理历史上国土问题的看法，也许是不够成熟的，但我相信方向是对的。在这个方向下，我們的本国史学习可能提高一步。

（原載《光明日报》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

附录 讀《論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以后 蕭超然

五月五日《光明日报》《历史教学》副刊第六号发表了白寿彝先生的《論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文中白先生指出了用历代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祖国国土的问题，是一种很錯誤的办法。今天我們处理历史上祖国的国土，应该以我們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白先生的这一說法，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并且这还是一个很新的问题，值得我們今天史学工作者的重視；不过，我觉得在白先生的文章中，有些地方，还可能引起讀者的誤会，而这种誤会，一經产生，又会影响到我們今天編写中国史的原則。因此，我不自揣菲薄，写出这篇文章，不算是与白先生商榷问题，只是个人在讀了白先生的文章后，所得到的一点启发而已。如有不对的地方，尚望白先生指教。

白先生說：“我們本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存在着許多基

本的待解決的問題，甚至是需要發現的問題。其中有一個急需提出來的，是我們在本國史上怎樣處理祖國國土的問題。這就是說，在本國史的範圍里，要以哪些土地上所發生的歷史為限，要以哪些土地上所發生的人類的活動為限？”（原文第一段）接着又說：“……如果站在新中國人民的立場上說，這種處理是不合於今天的人民需要的。今天中國人民需要知道的是：在今天祖國的國土上，過去是出現過怎樣的歷史，並且是怎樣由過去的歷史發展到今天的情況。”（原文第二段）“對於本國史上祖國國土的處理，是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又一個辦法是，以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範圍，由此上溯，研求自有歷史以來，在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動。”（原文第三段）讀了白先生的這幾篇文章，會很容易使讀者引伸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站在新中國人民的立場”，今天編寫中國史，其範圍只能“以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所發生的歷史為限，而且這種歷史，還必須只是在這塊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動”，超出了“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即使寫的是“先民的活動”，那也不屬於中國史，反過來，如果寫的不是“先民的活動”，即使是發生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也是與中國史不相干，總之，是要發生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上的先民的活動”才行。

很明顯的，這樣引伸出來的一個結論，是錯誤的。不過，由上面所引述的白先生的幾節文字來看，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則並不是很困難的（自然白先生不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因此，對於今天我們編寫中國史，是不是要以發生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上的先民的活動”為限，就有討論的必要了。我現在就提出一點淺薄的意見：

站在新中国人民的立場上說，今天我們對於歷史上祖國國土問題的处理，必須要以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範圍，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如果我們編寫中國史，那就不能以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範圍，就不能只以在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歷史為限，因為這樣，就無異告訴我們：今天編寫中國史，要有兩個立場：一個是“新中國人民的立場”；另一個就是“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而這兩個立場，是並不相等而且是很難統一起來的，站在新中國人民的立場來寫中國史，與以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限來寫中國史，結果會產生很大的區別。照顧到站在新中國人民的立場，就不能以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限，如以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為限，那勢必就要犧牲站在新中國人民的立場，只能顧一，不可兼二，兩者有着不可能完全統一的矛盾。

舉例來說：第一，如果站在新中國人民的立場來寫中國史，那就必須要寫包括中國境內各種族的歷史，因為“真正的中國史，是中國境內各種族歷史的總和。如果不研究各民族的歷史，中國史就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翦伯贊）。像寫蒙族歷史，就必須要寫出蒙族整個歷史發展的过程，以及它在各歷史時期所作的活動，就不能只以它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所作的活動為限。因為這樣，就是割斷了蒙族發展的歷史，看不出它是“怎樣由過去的歷史發展到今天的情況”，而如所周知，蒙族在歷史上的活動，是並不僅限於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上的（自然，對於蒙族在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土以外的活動，我們也不能用太多的篇幅去寫，但是須适当地提到）。

第二，如果站在新中國人民的立場來寫中國史，就必須要

用不少的篇幅去描写在中国历史上許多优秀人物在国外的各种英雄活动,特别是在写中国近代史时,更要用較多的笔墨来叙述我們許多革命先烈和現在还健在的許多革命同志在国外的各种革命活动。因为他們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是我們历史上最可驕傲的人物。像写明清史,我們就不能不提到郑和下南洋的故事,郑和自明成祖永乐三年(一四〇五年)到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前后七次航海,经历苏門答腊、錫兰、印度、波斯等三十余国,对于中国和南洋各地文化的沟通,以及以后我国华侨在海外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值得叙述的。又如在明神宗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东征提督李如松率兵援助朝鮮,打败了日本将領小西行长所率領的日本侵略軍,克复了平壤,这在我們写明清史时,也是應該写进去的。其他如像太平軍将領刘永福率領黑旗軍在越南抗击法帝国主义者的英勇斗争,以及从鴉片战争后,中国的許多先进人物如孙中山、梁启超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真理的活动,以及自十月革命后,中国先进的工人阶级革命同志在国外的各种馬克思主义小组活动,我們在写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时,都必須要用較多的篇幅容納进去,不能因为这些活动不是发生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而就去掉。

第三,除了把“中国先民”不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所作的各种活动應該写进中国史的必須写进外,“非中国先民”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所作的各种活动也应适当的写进去,像帝国主义在近一百年来对于中国的长期野蛮侵略,我們在写中国近代史时,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

斑斑的图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造成中国“血迹斑斑”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强盗行为，如果不写进中国史去，那就会看不出中国人民在近一百年来所作的对于帝国主义斗争的艰苦性，也就会显现不出中国人民在今天所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的伟大胜利是不容易的，同时也是极可宝贵的。毛主席说：“我们党走过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的敌人作战。”（《论人民民主专政》）不写出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阴谋活动，就会看不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今天战胜了各种反动势力的伟大，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今天的领导地位的必然性也就缺少正确的认识。

金燦然先生在《中国青年》五十七期《爱祖国的历史》一文中说：“我们祖国的历史，曾经长期是亚洲历史的中心，亚洲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受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日本与朝鲜为甚。”白先生在文中也说：“国内各民族斗争的历史，是本国史的重要内容的一部分，是今天的民族大家庭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阶段。我们不知道过去的这些事情，就不知道今天的民族大家庭的可爱。我们不知道过去的这些事情，就不知道今天的民族大家庭的伟大。”这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今天写本国史，就必须写我们祖国的先民在亚洲其他各国的活动，必须写包括中国境内各种族斗争的历史，而对于帝国主义近一百年来在中国的各种侵略活动，也必须包括进去，不应只以“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所发生的先民的活动”为限。因为这样，就会拘于一隅，割裂史实。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不成熟的看法，希望白先生及其他专家们指正。

蕭先生指出的我那篇文章里“可能引起讀者的誤會”的地方，基本上，我是同意的。我那篇文章，主觀上虽只要說历史上祖国国土問題的处理，但在文章的内容上却說到了本国史的范围問題。这两个問題，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但这两个問題却并不就是一个問題。因为行文的不妥适，更重要的还是思想上的不够清楚，从一些詞句上所表示的意思看来，却把两个問題混同了。原文第一段：“这就是說，在本国史的范围里，要以哪些土地所发生的历史为限，要以哪些土地所发生的人类的活动为限？”这是最不妥当的一句話。其实不要这一句話，反而好些。第二段最后的兩句話，也是有毛病的，應該修改，但我一时还找不到适当的修改的詞句。蕭先生所引的第二段、第三段里的兩句話，单就这两句話来看，我以为是可以沒有問題的。但如和第一段的那一句話（“这就是說……”）联系起来看，就有問題了。

斯大林、日丹諾夫、基洛夫在《对于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綱的一些意見》里，說：“我們需要这样的苏联历史教科书：在这本书里大俄罗斯人历史不与苏联其他民族的历史相分离，这是第一。在那里，苏联各民族历史也不与整个欧洲历史相分离，并且一般的也不与世界历史相分离，这是第二。”像这样的指导原則的精神，对于我們教授或編写我們中国史，还是同样重要的。我們当然不能因为对历史上祖国国土是怎样处理，就割断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間的历史关系的。

感謝蕭先生，他的意見，对于我們是有帮助的。

白寿彝 五月十三日

（原載《光明日报》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九日）

論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 少数民族史的結合

当前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主要是抗美援朝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这是一个内容丰富、范围广大的思想教育，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結合着各种不同的工作，来进行教育和自我教育。教育工作者，更應該努力来进行这种教育。在教育工作者中的历史教师，又更應該担负着更多的責任。他們不只要从历史事实的分析上，指出抗美援朝的正确和完全必要，并且要长期努力完成下列的任务：那就是，他們必須經常地指出，中国民族在长久的历史上繼續不断的文明創造，中国民族在人类史上的偉大的成就；中国人民的悠久的斗争的傳統，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的悠久的反压迫反侵略，对抗民族內部和民族外部的敌人的无比的英勇。那就是，他們必須努力彻底消灭由于百十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造成的民族自鄙自怯的思想，彻底消灭由于更长久的封建社会所造成的看不见人民力量、輕視人民力量的思想。那就是，他們必須努力，在通过历史事实的分析中，不限于学校中的学生而要尽可能在更广大的群众中宣傳民族自尊的思想，民族自信的思想，甚至于是偉大的民族的驕傲，从而促进人們对于人民力量的偉大底确信，对于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必然胜利的确信，全亚洲人民必然胜利的前途的确信，全世界人民必然胜利的前途的确信。这是历史教师們面臨着的时代的任务。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又是何等

光荣的一个任务呀！

为了把工作搞得更好，历史教师们及时地展开关于爱国主义教育讨论，是十分必需的。我作为一个历史教师，同时又作为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成员，愿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我个人认为，这种结合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国内少数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除了极少数的民族外，大体上都具有和汉族一样悠久的历史。当汉族还没有正式形成的时期，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蛮族、西南的庸、蜀、髡、濮等族，就在历史上出现了。此后，汉族历史进展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也向前进展。“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各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所以按照汉族今天居住地区看来，似乎中国领土上的极大部分都是汉族所开发的，其实其中不少地区，最先开发者，却是已经消失了的和现时存在并发展的许多民族。事理很显然，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各国中居第一位，历史悠久，延续不绝，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一位的伟大国家，首先必需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学习》三卷一期）。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全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中国人民所应该引以骄傲的。这份骄傲，比单独地对汉族历史悠久的骄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